

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八

書

答金陵諸友

別來忽逾兩月承使翰遠問殊荷雅誼鄙人廢棄之  
餘重罹賊奴之橫七八年來解而復結主僕不分冠  
履倒置莫此爲甚寒家無人遭此橫逆不得不少留  
看顧事之大畧想諸君已聞而中間情事亦當爲諸  
君一及之鄙人往歲謫官起復祠曹時小兒尚在童  
穉常熟鹽徒戈純隱情罪爲義男未幾卽詎財通盜  
余赴浙中時愬之于官渠遂逃之海上越四三年余

在關西渠通番事覺常熟大尹王蒼野差人密捕賊  
子戈文等數輩要將伊父詐死埋名遂捏無影虛詞  
誣告人命不惟天地鬼神之所昭鑑蓋亦地方人士  
之所共知也只緣鄙人素性慙直居官時嘗忤鄉人  
一二有力之家遂陰爲撥置之巧陽爲疑似之言而  
箇家利其貨賂者則又不待言矣於是計刊謗帖浸  
淫傳播余固不能人爲之辨然古稱讒言遇明行當  
自止旣而撫按操巡諸公庶知其故行府究治而問  
官明知海盜恐激他變止將渠涉虛問徒通詳允議  
而觀所周公殊痛惡之甫踰一年尋齋趙公撫臨渠

黨勢俠之家慮寒家發其根柢乃復唆使隱瞞年月  
問結情由仍行誣告希圖混釋而讒謗者復鼓如簧  
之舌夫以曾參之賢參母之親尚不能無疑于屢至  
之言而鄙人菲薄素不理于鄉曲豈敢必路人之無  
疑哉況其贓賂盈途播弄上下安得許多氣力與之  
相抗幸而天道神明昭灼難欺戈絕在乍浦賊巢出  
沒同夥魯松被官兵獲解軍門招出真情圖畫而貌  
牌行蘇州緝拏衆始曉然先是常熟江陰兩尹之變  
人已知渠爲嚮導但關係重大未敢明言耳此真王  
法必誅不赦之賊也福山沙上其舟載頗多交結甚

廣將來更有不可曉者爲之奈何唯天在上爾尹有  
靈行當殄滅爲一方除害固不特區區一家之事也  
使旋述此以代晤語庶奉慰垂憶故耳不久當至秦  
淮傾倒未盡

### 復許石城

歸卧舊丘瞻仰顏範宛然如在左右匪直夢寐見之  
而已嘗思公學問文章深造自得而正直忠厚真是  
以華國壽民乃僅僅止是是公不負人而人之負公  
者多矣然俯仰古今總爲塵跡而人稱唐虞事業亦  
若浮雲此固不足較也僕平生交游幾徧海內而心

跡之間如公深信者有幾人哉縱信之而肯言之者  
又幾人哉此僕之所以每撫膺長嘆而沒齒不敢忘  
公者也僕四十見惡五十無聞今且六十矣正甘與  
鹿豕同遊草木同腐而公顧達勤嘉製重以致詞侑  
以多儀一家子姓相顧驚感公之過厚一至此哉愧  
無爲報唯有銘刻而已前甲子會紀辱高文獎借何  
以承當刻成附覽統容明春候謝四書人物考礪峯  
康兄所序併上請教大都閒中遣興非敢與藝士相  
馳其諸鄙情固不能百一也

答胡栢泉憲使

憶庚戌歲暮過滁陽獲領教益時尚妄意世途恨公  
不起昨傳道駕出山竊謂幹旋轉移之機當辱公等  
而草行山卧者庶幾有息肩帖席之期矣殊慰夙悵  
但分居樵牧與縉紳日遠而邊報差除未嘗一接于  
目以故公之自秦轉越適奉翰惠乃始知之溫諭真  
切恍接顏晤仰荷記存遐邇心曲我公我公何過厚  
也鄙人頽墮終日無所用心矣願公苦心慎慮植此  
艱難增光吾道此則區區未盡之年所望於故人知  
已者也如何如何盛承返命草率謝復伏冀炤存

答姚繼文內翰

往辱垂顧舟次匆匆數語而別無任含情鄙人平生  
交游幾徧海內而又要之知可以白首相信者蓋寔  
不能不屬望于記室也盛子來獲手翰諄切如覩顏  
采且聞道履清嘉與俗殊趣蓋真斯文吾道之珍不  
徒金馬石渠之瑞而已曷勝慰浣北上之期未審何  
日山栖淵息日與縉紳闊疎故從者往來竟無從偵  
探兼葭秋水我懷如何昔人所謂以吾之思思足下  
知足下亦必拳拳於吾也盛子儒雅恬靜誠如來諭  
渠道盛德亦詳可謂知所崇尚者矣於其還敬附謝  
復小書三種就正草率不悉鄙衷臨楮神往



答項錦衣

往歲承枉草堂山中蔬水殊慢賢者雖辱相亮而未  
盡之懷則終不釋然嗣聞襲受錦衣初亦涉疑旣而  
思之詩書郤穀文章李靖雄挽甲冑以洩壯猷彼豈  
無見者哉蓋以丈夫之事不專于毛錐之末而隋珠  
卞玉必欲求認於凡夫之目智者所不屑也執事固  
若人也肯久忍緩圖碌碌以從人後邪常欲通問以  
究此意而困伏草萊與世踈闊遂竟置之盛子來乃  
辱翰惠多荷記存久而彌切恨不即覩顏采傾倒衷  
曲也且聞偶有采薪願寬中達視當自豁然矣匆匆

謝復莫罄欲言倘便道過我以慰夙懷尤出望外也

答胡栢泉

唐玄卿寄公書至啓讀感激公今居要地矣統百官  
均四海爲天下得人以裨改絃之化計日不暇給乃  
猶垂念田野擯廢之人雖古之篤於故舊者何以加  
茲但來書云天下正人無端棄置行當破格一處某  
則以爲公言過矣萬一果露端倪則不惟某重得罪  
爲世嗤笑而於公亦有大不利者不曰辟於所好則  
曰私於故人而紛紛之議且將謂某必有求於公事  
必不成悔當何如願公慎之勿得一露此意公豈不

知考察去官之例甚嚴一入其中則終身禁錮先時雖以莊孔暘陸文量之賢爲海內之所稱屈終亦莫能引援邇來嘉靖十七年之詔明白說自嘉靖五年以後考察不公其有罷黜爲衆共惜者許科道官查奏亦未聞有一人舉用者恃愛恐爲彼此之累敢盡布衷曲要之若果能自立不負此生則一官真不足爲輕重且前日下石者今安在哉胡氏集序計徹清覽先聖大訓謹附上向因無便稽緩自茲以後雖有便不敢通書問矣

寄孔文谷

不見文谷久矣西晉東吳山川悠邈我懷如何交游  
滿目豈曰無朋而意氣相期古來可數矧茲海內幾  
何人哉屈指故交九原者不可作矣即今公與廣州  
泰泉平涼浚谷星散天涯動各萬里倏忽百年會晤  
尚有期乎登山臨水嘯月歌風每一思之恍見顏色  
而對談真切則不易得矣某獨匪人能無感愴貴徒  
高郡公來再三致公盛情備聞起居佳勝無任慰浣  
但欲近來著述愧無以答僕僻居荒寂無以永日雖  
或有言直寫胸臆總不成章先附一二請教憶公督  
學浙中時嘗刻司馬通鑑以示諸生而自宋以下則

尚未之續雖有李燾陳輅之編冗雜未稱僕不自量  
邇數年來緝閱宋元遼金諸史兼采名人記錄已畧  
成書方就鋟梓秋冬或可訖事當呈覽就正也匆匆  
不盡有便不惜見示以慰注想

謝鄒蘭谷

客歲陳生歸遠辱華劄侑以嘉惠僕林壑待盡之人  
而君以一日之知顧不遺若此何其厚也感慰感慰  
竊惟君有旋乾轉坤之功爲海內之所屬望尚冀自  
今以後含章可貞以大行所學俾斯世斯民久被德  
澤而區區鄙人亦得以托名不朽寔至願也高郡丞

行謹附候起居少申謝敬餘不敢多及臨楮遐沂

與萬履菴

日承華劄仰荷記存及讀祭荆川文闡發平生極論  
晚年出處直是擔當固天下公是亦感公之厚於故  
舊也二妙集序推原詩教一洗唐以來千百年辭章  
之陋習使顓顓於藝林詞苑者不無大有省發關繫  
世風亦豈小哉鄙人三年多病兩耳俱聾杜門待盡  
往日交游豈其冷煖自分衰頹亦一切謝絕矣獨服  
公古誼時復往來于懷自有不能釋然者卽聞被召  
還里第甚欲涉荆溪相見少慰數年之隔而咳嗽大

作不遂所懷憶公往年嘗欲司馬公通鑑鄙人閒中  
不揣妄以宋元足之謹呈請教續貂之誚知不能免  
矣北上何時倘有定期當攜舟郡城西關一晤也力  
疾草草不次

與包龍塘

從者北上踰年矣山中岑寂無日不思但廢棄之人  
於時事不涉而京行之人鮮有至者以故雖欲問候  
無由也兩得手書知垂念記存彼此俱切但執事在  
客邊寄報已爲費事乃復有香絹諸惠鄙心翻覺不  
安今後有便垂示更不加一物益見相體真切也高

才久屈數窮理極今秋決當大發北鴈來時側聽報捷但古來高士達人揚休垂後者亦不專在科第自有長處鄙人與君不當爲汎然寒溫之語也幸諒裁之賤體日就衰頽冉冉老矣無可爲知己道者長孫敷政近已獲入縣學想所願聞郡公欲去似亦難留迤邐西歸計已知之羣小豈敢爲此蓋造化禍盈若有憑於此輩也本不須論此要見吾人學問自宜踐踏實地否則鮮有不敗只此一節亦可作戒數端矣故一及之陳雲浦行促追至儀真附此區區

寄徐閣老



奉違教範十有四年矣中間曾爲文壽公隨蒙溫劄  
慰答仰荷不遺自後久踈問候者非敢避援上之嫌  
邀安分之譽也寔以杜門謝客苦無便役耳俛思旂  
生平蹇拙動輒獲咎隨在賴公扶援其尤大者乙巳  
年濫司考察南官以不逐諫官王韜孟大忤權要若  
非公與龍湖北原二公委曲調護當時不杖死闕下  
卽禁錮獄中矣旣乃僅得竄謫以需論定旋獲服事  
左右雖後竟墮其術中以至罷黜而卒獲苟全性命  
於猷畝者皆公之賜也豈敢一息忘哉公以孔孟之  
學居伊周之位改絃更化旋乾轉坤亦旣大行其志

矣初元新政尤當人心凡天下之人無問貴賤賢愚孰不欲公久於其位以享太平之福哉獨區區圖報之私敢有一言以獻大凡純陽用事則一陰潛生履霜堅冰蓋有其漸而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試思之亦可歸矣卽如伊周之在當時豈不欲開萬世之太平哉而天時人事有數固亦聽之而已今東南學者所在興起大異往時公歸倡明振作後學允賴未必不爲萬世之事業也旂年垂七十百病交作兩耳俱聾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及俟公一見故因門生陳舉人以忠北上盡發愚誠宋元通鑑一部附呈覽教

復鄒蘭谷

陳貞甫歸獲拜手劄兼領珍惠廢棄鄙人何以當此厚情也憶旂大忤權要調官邊方未入關時筮得睽之九四其詞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初不解其占旣而執事場屋得公輩數人唯公能奮不顧身以除大憝幹旋元化始知初筮之告毫髮不爽今鄙人亦得以安處猷猷而從容與公往復者夫豈偶然之故哉久欲以此相聞以爲往事不必言矣近撫臺林念堂顧余偶論及此念堂謂天機感應之妙不可無文以記之卽因貞甫之便述之以代晤語貞甫承推

愛彼此感荷願終成之餘惟爲國爲道珍攝不能什一也

與王南岷

往年辱公淮上書溫諭備悉仰荷記存旣而吳人鄭坤來云將詣公所旂遂以小集四種附呈請教以復尊命未知其人曾到否公總憲百僚紀綱天下則旣大行所學矣而猶博采羣藝不擇細流此真所謂休休有容而虛懷至意蓋直邁古人而上之也人嘗有言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公今見諸行事矣且又注意於空言之人所謂兼天下

之善以爲善者非公其人邪斯世誠有賴矣旂衰年多病兩耳俱聾席藁待盡豈敢褻縉紳書問但思公高誼恒往來于懷自不能置近成宋元通鑑謹附上就正政事之暇試抽一二冊觀之當不惜教言矣

答貴溪江應熊

鄙人塊處林壑與世俗日踈闊頃值暮春與二三子散步郊外忽接華緘急啓讀之文采焜芒指意懇惻雖推許太過鄙人所不敢當而聲應氣求千里專使不可謂不相知也自惟衰朽未嘗與君有一日之雅而君甫踰志學造就向往一至於此令人驚慕豈直

尊翁未酬之志天將有待于君而國家培養之厚江  
右山川之靈其殆盡發于君也昔楊雄雖有侯芭猶  
嘆世無知者鄙人何幸乃受知于記室蓋不待後世  
之子雲矣豈亦區區平生好賢之報與夫今之爲學  
者不少矣談道則涉於滑稽爲文則同於優孟如君  
之好尚能幾人哉唯願游心孔孟之學銳志六經之  
文久之自當超悟鄙人倘未即填溝壑尚當與君班  
荆而極論有日也使者速去草率附復無任馳情

附江應熊書

竊念前哲之所以震琦行於有求煥令名於無疆凌

轅千古俯仰一世俾英雋卓犖者皆靡然鄉方奔駿  
仰鏡願持鞭策以聽役于下執事至若收謏輩亦將  
喜談樂道屬愛慕于吻頰間者無他道德文章二者  
有一焉固感人之深若此矣是以異代仰周程而同  
情萬夫讚班馬而一辭也夫豈誣哉仰惟明公萃斗  
牛之精英鍾河嶽之靈秀玄關優學濬窮性命之源  
文陣雄師綜覈古今之變主盟大道而伊洛有光綱  
紀斯文而秦漢失色明興以來如公者不多屈指矣  
他日炳著史氏昭示將來有志之士莫不展卷馳神  
拊髀興仰咄咄稱當代得人者舍我公其誰歸於戲

盛哉乃遵嚴王子於吳季札言游後而獨稱荆川一人者其殆以公之道德文章兼總大成不敢繫以文學例之也與不然則言近於妄烏乎可當今海內士人其有嘔然不平而追惜于明公者蓋謂以如是之德如是之才竟不得握樞衡執機秘居廟堂之上而經綸天下翊贊皇猷恢我國家之治復見熙皞之盛云耳然愚之豹窺蛙仰則異于是以爲此時學者少能擺脫紛華敦尚真實相與講求正學而箭馳風疾不拘拘於舉業章句之陋者伊誰之力哉良以鑄陶有賴作倡得人而明公迴瀾砥流之功不可忘矣較



之纖人細夫叨位竊祿尸然肆于民上泯乎無功業  
之可掇述者當不啻丘壑星淵矣安敢望我公之萬  
一也哉故知凡慕公之切愛公之厚者亦自有在不  
必以爵秩而爲公欣戚之矣熊江右鄱人也犬馬之  
齒已近弱冠而矇劣之質百無一能自分區區之衷  
可能少異於流品者惟此尚德之心焉耳時方竊慕  
祿養曲效詞章之習然性僻放逸甚不宜焉或年踰  
壯室而所志未遂終當棄去之矣且遍遊名山周覽  
六合馳騁大觀橐鑰天巧訪天下名賢定交知己選  
長林擇幽谷斲楮數間怡涵靜養隨其志意所得才

力所長勒成一家之言聊自寓樂焉耳告之知識顧  
開發笑詬呼爲狂生未有一信吾言者哀哉嘗思砥  
行立名必附青雲之士切劇造就尚資有道之功故  
熊之于明公也雖授受無緣而私淑益切晬盎未覲  
而瞻依彌深寤寐時形羨牆日見景仰之誠蓋根結  
此中而不可解者矣豈隨人高下詡詡爲戀惜者比  
哉每欲躡躑負笈一拜下塵敬承道德宗旨文章矩  
矱強附於門下二三子之末以成厥志柰家君以熊  
孱質弱齡不欲遠去蹉跎歲月未克如願也翹首東  
眺徒增吁喟耳如之何哉如之何哉悵鬱憧憧竟不

容過謹拜使奉候忘未同之誚蹈援上之嫌僭修短  
刺以通名記室而敬佈肝膈焉我公少垂鑒察置之  
瞬睫之末更欣然而喜驟然而哈曰巖數之下有此  
尚德哉若人也而蒙與進之意焉則公爲知我而熊  
之日夕懷思者爲不負矣何其幸與若念天民先覺  
之任而叩其兩端舉以一隅者公之責也公之心也  
熊安敢以預必也哉天祐冥頑侍側有日伏乞以時  
善加調護爲吾道自重荷荷外家刻一部侑械幸檢  
入

答熊龍江

計金陵別後迄今二十三年矣每一思之豈勝悵悵  
前年獲汴中書貺仰荷不遺茲暨陽歸復承翰惠高  
誼雅情久而彌篤何過厚也但聞相繼讀禮益深感  
愴丙寅春室人謝世小兒憂制年漸長大殊負屬望  
特其做人一念唯恐墮落而進取之利鈍則固不敢  
必也即辱問及尤見通家之愛執事高才邃養久屈  
郡縣此在古英賢所未能免惟順時珍練隨處有濟  
便是體用之學固不必官居鼎鉉而後爲快也暨陽  
甚稱盛德蓋秉彝之好人心所同矧此君又吾黨之  
賢者宜其知君之深也暨陽行速匆匆附此中間情

事恨不能對面一陳也

寄胡象岡

憶自辛酉秋金陵奉別倏忽七八年矣瞻企顏教無緣一接可勝懷想近暨陽歸傳言起居康適令器已就外傳殊爲慰浣鄙人曰就衰頽前歲室人謝世益增悽愴小兒至今尚在制中未副昔年與進之意特其做人一念不敢墮落蓋服膺尊教更當尋向上去不專在科第間也暨陽道公遂養玄抱丘園自適殊爲吾道之光敬附候問臨楮神往

答魏豐村

一別十年無由繼見不勝瞻憶前年嵯尹薛龍橋顧我山中始知公爲九江郡憲此邦乃鄙人舊游之地時王遵巖分守特爲余築觀易臺於廬山紫雲菴之側甚欲乘興訪公再登臺一嘯竟以衰老不能也臺在東林寺之南去寺不四三里公如有便試一覽之倘已荒落乞重製一匾更請爲文記之如何此雖陳迹而老懷念舊亦自不能忘耳鄙人今年七十矣甚知古今天下事總是太虛浮雲何足介意但關係理學著述尚有一書未了一了前件便當冥心坐卧與造化同游衍也豈禪家所謂了心者或亦此類歟近

日士人解此意者頗少雖交游滿前亦覺岑寂承翰  
惠記存如接色笑嘉刻未及徧覽試取鼎中一二嚙  
嘗之已知爲珍味矣自後更願公姑置文學一意於  
心性上理會六經之外再取宋儒諸書玩之更自雋  
永所謂終身受用不盡者端在此也恃知愛敢申訂  
之公高才盛德獨受屈於場屋近來當路頗展用賢  
之格亦是天之有意於斯文也顓望顓望近魯在南  
都候提學考貢未回兩小孫俱辱問及殊荷通家之  
誼徐使坐索報書草率奉復不盡

答謝省菴

前月望夕特訪從者于秦氏園中不值抱悵而返獨  
棲荒村緬懷高誼坎坷世途與鄙人往年大畧相似  
天理暫明亦自有時諒不足爲有道者重輕也若統  
論時事則玉石倒置已非一日豈勝慨憤鄙人自少  
汨沒文藝頭出頭沒殊無歸着邇來取宋儒諸書讀  
之益見其發明六義真於身心受用不淺恨不能時  
時請教於公也頃承珍翰相念之情彼此寔同而通  
家之誼愈加真切感荷無量近魯不貢而歸且與兩  
孫仍修舊業劉生昌祚獲貢諒公所欲聞也謹附告  
偶朋友冗聚匆匆未及詳復嗣圖奉候傾倒諸惟達



觀俟時珍攝保重是望

答鄭湘溪

向高長史人回辱手劄真切恍覩顏采殊慰遠懷鄙人困伏草茅故交落落不敢通京師書問以是雖辱公知亦遂失於修候而公乃記存如此高誼雅情感服感服憶公筮仕爲吾常司理明刑弼教士民無不追思今首居諫垣章疏議論當一以天下公議爲主陽亢宗范希文諒自能舉職固不待韓歐之論與書也矧鄙人今年七十老矣回思壯圖百不一就杜門待盡亦又何言惟願公等執德不回以爲吾道之光

耳計公資望已久進陟當在旦夕大行所學澤被及  
四方俾某等山林亦預沾溉文中子所謂受賜者應  
不虛矣劉子延行敬附起居以謝曩辱子延少從吾  
游又小兒近魯之內弟也久荷公知每切感激望始  
終成之餘懷種種不能什一

與向宗洛

客歲聞榮召冀北上便道必得一會久不見至想從  
鉛山涉九江行矣可勝懷戀旣而得邸傳知有西臺  
之選自昔彰瘴激揚可以專制行事無如此官明道  
先生蓋嘗爲之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

賢育才爲先公素宗明道者也今日所值適與之類  
大行所學此爲之兆諒不負矣兩京提學久望得師  
倘得如公者爲之亦轉移文教之一大端也天下之  
事固不止此而目前急務竊有願焉鄙人今年七十  
老矣一生論學多涉玄虛漫無歸束賴天之靈此心  
耿耿三五年來漸覺踏著實地總還朱子路上近修  
考亭淵源錄刻尚未完劉子延行先附首冊請正大  
率具在目錄中矣有便幸賜報音子延素從余游博  
學敦行方進未涯百凡望指示之

與鄒蘭谷

客歲重辱輿從賁臨荒野方愧脫粟無以將授粢之  
誠反承厚欸加以殊禮令人有不敢當者高誼雅情  
舉家感荷何可言謝春來每擬至廣陵再得一晤而  
衰年困頓竟負初心徒切企仰蒙賜牌額近已懸揭  
朝夕瞻對常如親覩顏色借重垂休世世不能忘也  
卽聞掌院紀綱重地君子稱得人者同然一詞計此  
時公當北上矣專此少伸鄙忱臨楮神往

寄王龍池

鄙人退處林壑長日杜門與世俗日踈濶自分老死  
無聞矣唯公視師江左息馬投戈輒掄才訪逸講藝

論道雖棄置如鄙人者亦蒙數過山中對語往往移  
日澄然堂內太虛樓中著述狼籍多矣公一見焉遂  
承憐惜分吏繕書書甫就而公徙官關中矣旣又三  
年始刻宋元通鑑成傳聞公長憲湖南旋歸三晉山  
川悠遠動定不常無由奉寄時切悵然茲顧澤州行  
謹附呈覽澤州自爲諸生時卽知慕公者望有以教  
之餘懷種種不能盡達鄙人今年七十矣相見未涯  
便中幸賜報音以慰瞻企

寄湯交川兵憲

日候謁於蓉湖舟中匆匆告別未盡請教之懷計騶

從自京口回當再候於道旁而仙帆迅速不遂初誠  
謝武進久在屬下賢能卓異我翁所素知也偶爾遭  
抑鄉邑士民感其教養或號呼道路或奔叩闕廷而  
公卿臺諫爲之稱屈者亦屢屢矣今其棄捐印綬孤  
旅漂零兩越歲年去就不決而人心益爲惻然伏望  
我公上爲國家愛惜人才中爲屬官扶持體面下爲  
士民體悉至情達之巡院早賜施行則豈惟武進終  
身之感戴而吾常士民歌頌盛德亦永永無窮矣某  
衰殘廢棄今且七十老矣豈敢復預人間事此寔出  
於郡邑同心萬口嗷嗷且又素辱公誤知不得不申

告之也

答鄒蘭谷

某江左鄙人也荷公一日之知遂訂百年之約凡平生所欲爲而未能者賴有公在不必身親爲之矣卽與草木同腐亦所甘心更復何憾乃復辱公拳拳接引華箋腴幣屢賁丘壑此古人之事而公獨爲之感幸曷勝邇來俗尚學問偏枯行事迫促東南一隅才黠縱橫民志不定漸覺無太和景象唯公等在紀綱重地幹旋元化以回陽春寔士民之至望而亦培養氣脉之道也鄙人墓木已拱而入林益密百凡退避

庶幾無虞羅之及使者返命附謝之餘偶一及此亦  
恃過愛故出由衷之語非敢爲高論以犯孫言之戒  
也有便望不惜示教餘惟順時珍攝以裨顧問以惠  
黎元臨楮神馳

答曹貞菴

奉違顏範十有九年矣某以不類屢忤權勢遂致擯  
斥中間情事自今視之若隔前生何足道哉唯此心  
不欺庶幾不負相知耳數年來棲遲畎畝杜門待盡  
不當混褻縉紳故雖平生知舊不敢一通書問昨胡  
錦屏至重辱手劄仰荷記存捧誦感慰公之過厚當



於古人中求之荒野無便久失奉謝茲王繼山行謹  
附候起居惟公掌握本兵折衝萬里中外倚賴萬萬  
珍重會晤無涯臨書惘惘大洲公相見乞爲致意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九

書

與戴愚齋編脩

往歲明州晤君於羣衆中啓鑛剖璞畧探金玉之光  
已知爲不世之珍深竊自慶獨以人事倥傯未獲從  
容叙論以究淵雅每一思之殊爲抱歉旣而君蜚英  
騰茂褭然爲玉堂人物而鄙人已久在山中無緣再  
見矣可勝懷仰昨戊辰校士咸稱君得人爲多而貴  
門生亦時有相過者皆平昔知名之士鄙人正擬修  
候忽傳君有讀禮之變已歸甬東矣悵惘之餘謹以

香帛馳上几筵少引吊敬以申積衷邇在山中無事  
亦妄有著述將於君就正而去人不能負帶計從者  
北上時當盡出以塵清覽也不次

寄李石鹿閣老

不奉台教垂二十年矣山野鄙人追思往昔徒切瞻  
承不敢僭瀆起居以蹈援上之嫌茲有愚衷敢一陳  
之四三年前談學之士多立黨作僞以希進取誠宜  
擯抑所賴以明聖賢之墜緒者猶有場屋文字以興  
起士類豈其與理道全不關涉而祖宗肯以之設科  
取士哉舉業卽是德業而甘泉有二業合一之說未

免尚分彼此識者猶爲之深辨頃所刻文漫不爲意  
斷落紕繆公然布之四方學既不講文又如此後學  
無憑不知作何究竟南宋選舉志中所謂謬種流傳  
關係匪細今公職司鼎鼐以鼓鑄區宇化導之機莫  
先於此試詳覽之如何鄙人年踰七十豈得爲出位  
之言寔以斯文之寄屬在左右故因門人陳以忠舉  
人北上奉候起居并一及之

答蔡溟陽

昨寓郡中解后歸從數年濶懷一旦相見歡慰不能  
盡發積衷遂爾匆匆別去至今思之仍如夢中也卽

辱使翰達及附以花屏之惠仰荷至情益增感愴鄙人今年七十老矣平生知舊許以白首相信者今皆落落及門諸賢頗受提攜而遨翔通顯者無慮數十輩其念舊者什不一二其餘則若不相識矣不謂退休之後乃始遇公而公顧拳拳若此居今之世豈多得哉感服感服公甫仕歸來貧不能所此又今人所未及處敝郡寓舍日望公來以娛老景而安土重遷知公亦難踐約日下炎暑不當動勞未審秋涼時肯一顧否宋元通鑑四十本附覽更有新刻方在裝束而使者告去甚速容易馳上印紙工價諒使者自完

壁矣

寄趙大洲閣老

某自退休以來杜門丘壑不復一涉人間事今且七十有一老矣委骨九原計亦旦夕間耳特因我公在上敢進一言以圖首丘之安竊謂江南諸郡財賦所出我國家根本之地也邇年民力告竭田舍流亡而風俗薄惡更有不可言者說者謂自倭夷入寇所在兵興而增徭加賦以至於斯然而吾黨放肆日甚一日顧上下相蒙依回遷就其所擊搏者不過假賣菜之傭以塞責耳民生之疾苦士風之污下誰則恤之

凡若此者皆其瞻前顧後之念重而患得患失之心勝也時事日非將不知其所終矣昨歲海中丞撫巡茲地觸目激中直前向往凡所舉措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此其人豈易得哉特以一二事矯枉過正遂譁羣議致弗克終以去此固世道升降之機而秉陶鈞者恐亦不可以不加之意也請卽其二事爲公言之如貪污官吏貨盈囊橐而誅求無已尊貴公卿田連阡陌而交易不明游花棍徒白役府縣以漁民利者一官動至百人無賴奸滑營充孤老以冒官糧者每縣幾及千數士風瀾倒民俗侈靡囑

託動致千金燕會必具百味諸如此類皆其所欲深  
究而痛懲者未及施行而端倪已露其諸不便者莫  
不惴惴然疑且懼矣特以驛傳之夫凡涉勢要之官  
者必革致使舟之難行告訐之詞凡牽鄉宦之名者  
必准致刁風之競起乃竟以此而徙其官俾其設施  
之不究此正所謂以尺寸之朽而棄其合抱之材也  
良匠之用木恐不若是而有以人事君之責爲民擇  
官之任者可無深長之思乎鄙人是以不揣出位而  
敢爲公一及之也公如少留意焉俾繼于後者因其  
所長而損其所偏則江南之民庶有更生之望而爲



世道慮者要亦非眇小矣垂盡老人越分奉書亦恃公之高誼素欲爲生民立命也

答張龍山

空谷獨居俛仰晨夕恒起海內故交之想矧於我公  
尤其所注念者忽辱使翰不覺喜而欲狂將謂令子  
北上春官之便旣而開緘讀之乃知公赴西湖講學  
之會專使特邀此尤服公高誼感公厚情必欲同入  
聖賢之域不以老耄而棄我也卽當扶杖擔簦以從  
適昨值生辰偶與親朋夜坐過勞疲倦未醒不能隨  
使者登途負此嘉會稍愈決匍匐而前但恐弟至而

公已行伏惟我公旣已涉錢塘之西何吝此只尺之地不向吳中一游以畢此盛事俾吾黨諸生預聞教益豈非百年之一大快耶呵凍奉復不盡鄙衷嘉醞遠及滿懷生春更容專謝也

寄陶雲谷

往年從者過毘陵特辱訪尋獲遇于劉氏館中頃刻別去未遂傾倒之懷居常每念君高才博學幸有一日之知壬子浙場已取列高等而監司以會舉順天遂置而不錄鄙心每竊恨之旣乃復登魁選喬梓同擢春官此皆我國家二百年來所未有者而君獨

擅其盛甚欲一見以申快怵之情無由也鄙人今七十有一老矣雖屏居林壑不復與人世相通而此心耿耿則猶夢寐賢哲上下古今未敢墮落以爲知己羞也邇聞君暫且休沐於蘭亭鑑水之濱儼然神仙中人矣無任健美適因俞慎卿歸附此一候起居倘有便人不惜報音可也

寄陳雨泉

憶歲甲午隨公同舉于鄉迄今三十有七年矣未獲奉一日之叙壬子在浙僅得公蜀中所寄書刻當時冗冗附復今思之亦竟茫然也古人生不同時者猶

且曠世相感若共一堂鄙人與公有同年之雅所居  
不越百五十里而意氣相孚顧踈濶乃爾豈嘉會合  
併固亦造物之所靳邪再過三十七年則時事又不  
可知矣茲因虎丘僧便一候起居早晚間當特放山  
陰之棹公肯作雪夜主人乎其諸所欲論固非對面  
不能盡也

答唐玄卿

南宮報至甚愜素心舉家內外無不忻慰豈誠以功  
名富貴爲重事哉寔以尊翁抱經世之畧負大有爲  
之才雖嘗一二見之施行而終不免爲忌者陰沮竟

齋志以沒是其所未酬者蓋誠有待於君也大廷之對滿望及第而語言文字間終是易混然而平生之事業終身之遠到要亦不在於此也近承手劄殊荷遠念但中間似有不能忘情於此者鄙人則以爲此特做秀才時念頭耳在今日則不當論此矣衰年杜門雖是岑寂然賴諸賢音問亦自粗適令岳履菴公昨枉過丘園叙論移日語及執事則彼此屬望不淺淺也萬萬珍攝使者行便草率附此道遠未及修賀統希鑒原

寄顏冲宇

前年七月辱枉顧草廬高誼厚情在世俗寒暄之外  
感佩之私唯可與知者道耳恨其時賤體傷暑病甚  
榻前之見甚褻公尊重且又不能一吐積懷至今思  
之時時抱歎而再見無緣何可言喻公以瑰傑之才  
體用之學寔鄙人之素所欽羨而不敢並驅者至於  
違衆忤時乃適相類看來此等事亦古今之所常有  
者也公必消釋於曾中久矣茲在山中必多自得惜  
無費長房之術不能縮地一見偶逢便役去速草率  
附候起居不久容專布也

與施龍岡太守

某衰殘畏寒久失奉候聞公作興士類修學開河中  
間小小嫌怨當不介意速成厥功則士論自歸矣但  
有等富室田連阡陌坐落高阜頻年欲興水利兼通  
商賈以便已私卽今之所謂舜河等處是也每遇撫  
按交允府縣更易輒連名妄呈動以漕運爲由上下  
佈置巧言惑聽往年撫院觀所周公嘗聽其呈興工  
動衆間廉知其弊隨卽中止旣而按院李村董公又  
爲所惑比時府縣諸公明言其弊亦遂中止近年念  
堂林公又准其呈賴縣令徐敬吾止之不意今復如  
是且聞春臺蔡公限期甚迫想亦君子可欺以其方

而未悉其始終利害之故也某請爲公言之江南運道悉從宣德間巡撫周文襄公經理文襄自宣德五年爲江南巡撫至正統十四年始入爲戶部尚書先後在此凡二十年雖窮鄉下邑絕流斷港無不親歷知舜河等處決不可爲運道故遂從犇牛呂城丹陽設壩設閘立官分職必由京口出江以達儀真水道平坦遂無漂溺之患迨景泰間當事者因丹陽或時淤淺曾開孟瀆舜河等處出江正值大洋與巫子海門相連而水勢洶湧與海運無異篙工不慣以致糧船漂溺數多天順三年崔莊敏公巡撫江南奏請復



如文襄故事仍於丹陽運河增建五牐以至于今垂  
三百年遵行如故中間雖未免有修濬之勞終無大  
害今若聽此富民巧計大役饑餒之民興此旣壞無  
益之工竊恐人心搖動誠非良策也文襄莊敏俱國  
朝名臣具載方策可考而知且吾常王文肅公集中  
奔牛牐記又益章明顯著者也若近海之江果可運  
糧則由無錫高橋以出江陰蔡涇閘有何不可亦安  
用開此河也彼富民者多與鄉宦親戚中間亦有近  
來入仕者但圖一己之私不恤上下之害蓋亦弗思  
甚矣况此關係不小先年倭寇出沒蘇松鎮江關廟

居民焚戮殆盡就無錫亦受慘毒而吾常獨得偃然者以此河之不通江也今若一開則江洋大盜將由此爲門戶而異日常州受禍當必有所歸咎矣伏乞明公查吊累年呈止開河舊卷轉呈上司罷此無益有害之工以息不貲之費以絕無窮之禍則萬民感戴而城中些小河工人將踴躍趨之而歡聲載道矣其老朽待盡之人目覩時艱出位陳言無任惶悚惟公亮之

答顏冲宇

往歲面承已領高誼邇接手劄益荷謙虛若我公者

雖於古人中求之亦所未見唯慈湖以本心二字推尊象山嗟予鄙人不敢望象山後塵而公之深造精詣比之慈湖更覺切實發爲文章政教遠邁古人天下有識者莫不羨慕我公以爲今之顏子也顧以鄙人嘗令慈谿有一日之長遂執門人之禮以訂百年之交復見慈湖象山故事在公則誠過厚矣予獨何人敢當此哉且去慈谿已踰三紀犬馬之齒今年七十有三百凡衰謝諸無可憑據矣公獨如此何爲也哉追惟予自束髮以至於今自鄉邦以達于海隅平生交游何啻百輩而同心合志者不滿數人茲皆日

漸凋落矣每一思之悄焉孤獨殊覺傷神幸賴我公  
雖限吳越尚在千里之內猶若形影相答時或登高  
東望恍覩儀刑亦深自慰藉也建千百年之鴻業開  
萬世之太平古之賢聖蓋嘗爲之然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亦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吾輩平生未了之心  
事又何足論哉但願未盡餘生與公再一相見以合  
目前之歡以發心中之蘊此真一大快事也不識我  
公以爲如何令嗣想益懋所業近聞又有懸弧之喜  
此真家庭樂事而多賢之兆也卽因葉生之便附申  
候悃臨楮神馳

與任雲門御史

往歲浙中曾承示教而鄙人汎酬漫應未竭鄙衷自  
後僻居山中稔聞德政日隆譽望日著無緣一候起  
居徒爲慙然也門人施陽得平生清苦不能治生自  
教官縣令以歷部屬尚未有家而僦屋寄居澹然自  
守邇因監兌江右積勞成疾便道過里中求醫乃竟  
不起孤嫠窮慘應門無人原領勅諭不能進繳其弟  
生員施元得特詣臺下懇乞公代爲題覆此亦出於  
至情無聊托鄙人致意諒仁人君子必垂憐憫故代  
爲呈瀆其諸鄙情計公北上時當候諸道左再悉也

答沈蛟門檢討

豐城之光直徹斗牛而荆山之采橫亘川澤豈非曠  
世之神物絕代之奇珍哉然無風湖卞和之識固不  
能一覽而遂得之也鄙人往年服役匆冗走馬看花  
應酬不暇僅見足下之一斑而沉涵揮霍之全體則  
尚未之深究自後見足下禮闈試卷不覺神游心怵  
欲再接膝一談悵悵無由矣邇來山中幽寂緬懷海  
內才賢不無今昔之感而於足下輩尤更切切思一  
見也百年光景亦瞬息耳故於無聊時往往在書冊  
中見古人亦恍若相知矧於生同其時而有一朝之

雅者能忘情哉僻野荒林忽得手創雅誼高情瑤華  
麗藻粲然在目如覲顏采昔人於空谷足音猶且足  
然而喜乃今得此我懷如何伏惟益懋明體適用之  
學大建格心華國之業鄙人老矣更當拭目洗耳遐  
觀逖聽以慰平生使者去促草率謝復家刻一冊附  
覽

與周無錫

日承翰示仰知執事虛心爲民不遺葢非此真大有  
爲之度也他日進秉鈞衡必能兼天下之善以爲善  
矣敬羨敬服鄙人少游邵文莊公之門雖未能領畧

其一二而文莊公道義淑人心文章在天下不但門人弟子知之而凡在斯文之列者亦莫不景慕之也矧嘗督學貴省七年作興造就而江右之名卿碩輔大儒君子先後輩出諒左右所素知者區區贅言固不能爲之輕重矣不幸終鮮後嗣而繼承弗類日就衰落所遺第宅已屬諸秦甥拆毀殆盡唯惠山祠堂尚留公遺像以爲後學拜瞻之地今又將一併得之湮滅可立待矣邵氏族固不足恃賴而秦甥旣不保其第宅肯獨留其祠堂乎文莊公天下人物也旣無賢嗣而族又乏人則凡有斯文之責者皆當爲公



守之若以一家之私論之則邵氏宗祊亦非秦氏之  
所得守也况前政諸公已編有看守門子累年被影  
射者冒收工價倘蒙臺下將公祠堂作爲公所照周  
文襄祠之例不但秦氏不得而有雖邵氏族人不  
得冒爲已業令原設門子看守更令惠山寺住持兼  
管倘有荒蕪責有所歸則此祠庶可以存諸不朽而  
文莊公有知必永感於九原之下矣昨有士夫過此  
者亦是此論唯執事鈞裁

與馮緯川方伯

往歲浙中匆冗應酬未及詳領教言自後每於人士

中聞公學問真切力主道盟願見之懷時切左右邇  
年以來一二游談之士頗不厭衆心遂譁羣議以致  
吾黨有志者亦以講學爲諱不啻因噎廢食見則者  
而欲廢其屨也吾人之生理幾於息滅而古今共由  
之路不將湮塞矣乎鄙人今年七十三老矣恨不即  
對公一論也諒公以道御時必不爲時所御今茲蒞  
蜀願精一自信益昌明此學以興起士類俾全蜀獲  
被文翁之化不獨成都一郡而已昨顏冲宇向明臺  
過我山中道公造履尤悉竊謂慈湖之派行將大衍  
伊洛之源自昔浙東盛稱金華未嘉之學今有諸公

又何讓焉誠斯文之幸吾道之光也高納谿將謁屬  
下敬附起居二十多年之別三千餘里之外即此不  
啻面談矣有便幸賜報音不然姑置之以需後會也  
納谿爲無錫教諭甚得士心并希與進

答秦虹洲

衰頽僻處病懶相仍久失奉候而欲見之情則未嘗  
不在左右也二泉翁數竒嗣子亦亡其再嗣者已非  
翁之本意矣矧今諸嗣又何言哉鄙人少游其門條  
忽五十餘年感今思昔不能不爲之愴然也泉翁一  
世偉人僅存遺像凡在斯文之列者俱宜護持矧令

弟榛爲其外孫正當照管何必買之而後爲快哉若邵氏族人固非其所得賣者也前因念庭公書至率爾以鄙意爲復豈敢主張於其間哉承委再致一書將欲歸之令弟寔不敢二三其說也令弟枉顧已曾面告乃復勞珍翰不勝愧悚暑中草率伏惟垂諒

### 答秦次山

鄙人今年七十三老矣林棲草卧頽情踈懶比前益甚雖時懷高雅不能專候一見殊負我公疇昔之愛忽辱華劄如親覲顏教無任慰藉鄙人弱冠時嘗從邵文莊公游而兩婿胥巖元山皆故知也後胥巖往

來日近而元山踪跡日遠五十年來亦不無今昔聚散之感即聞文莊公惠山祠院其族人與令姪有言令姪係元山之子乃文莊公之外孫也其間情節鄙人豈敢預聞但使文莊公祠院不致蕪沒則豈唯門人故舊之情亦後學依歸之願也病起草率附復諸惟鑒亮不次

答張許東中丞

某衰殘無似多負平生豐草長林自甘樵牧今年且七十三老矣忽辱華緘俯及侑以多儀丘園光賁麋鹿驚呼感荷曷能言喻但思曠世相感未見而字雖

在古人亦僅僅一二見耳今果何時某獨何人乃能  
得此於公也此其意氣誠難與流俗論矣夫以公之  
不遺葑菲若此則集思廣益行將兼天下之善而以  
時措之雖以之相天下亦無難者而江防諸務又何  
足論邪大江南北當自此偃然矣台階在望末由瞻  
承對使謝復神與俱往

答歐陽乾江工部

某爲太學諸生時獲受尊翁老師之教蒙於羣衆中  
特加懇切計亦公所知也至于今蓋四十年矣中間  
雖再獲一二相見然以服役所拘不久即別于時尚

冀終教有期而離違之思未甚牽於懷抱不意甲寅  
夏末忽得邸傳遂成永別而鄙人爲世所棄林棲草  
卧西望崖山不獲拜宿草之墓至今思之能忘情哉  
劉富陽使至忽辱祠編手劄亟啓捧覽殊荷不遺但  
以菲薄踈逖不及廁名於諸友之中而七十衰殘又  
不能走謁於祠下歎何可言劉使立待報書倉卒不  
備尚容嗣布

答陳雲浦

自從者之楚日勤西望苦無便役不能寄候懸憶何  
可言每遣人叩宅已聞起居佳勝政事光亨猶涉想

像近得手書果慨然以言宓自期一時知舊相過出  
此書觀之皆預有榮色決知不負所學殊爲慰藉鄙  
人今年七十三老矣雖體力或有倦時而氣志尚如  
曩昔平生不得行於時者他日或有明於後也托在  
相信敢以實告庶幾三千里之隔亦若面談耳令器  
穉登兩月前曾顧寒居所業益進諒亦從者之所欲  
聞也寒家上下賴芘粗安即因陸聚岡新領善化之  
命與君密邇謹附鄙懷聚岡狷介有守之士可與爲  
善但化裁達變處君當輔助之可也

寄趙嶧山



往歲辱翰惠遠及殊荷記存即撰令祖墓表且附以書計徹清覽矣自後山川迢遞無緣問候每思高雅殊切離違之想憶公嘗有南游江左之興乘此壯年何不一遂初志司馬子長關西人也嘗上會稽探禹穴獵奇搜秘遂擅名于天下公何讓焉鄙人忤時遭譴未嘗一撓于懷今雖老矣此志尚壯公如肯來尚當奉以周旋茲貴鄉王桂山行附此區區諒勿以爲迂論也

寄孔文谷

昨王州判回辱華劄珍篇見寄道里三千如覲顏采

不勝慰忭因思海內交游何啻什伯而同志者蓋不  
數數見也求如公之真切相孚者益又難矣浙中一  
晤旋相別去迄今垂三十年各居林下而冀北江東  
瞻望無際猶承繫念若共一堂此其中心之固結者  
豈在燕游一朝之好哉誠所謂可與知者道也公道  
義文章窮探逼古與世殊趨固鄙人之所欲盡見者  
前寄三冊不過如大庖一鱗而已自後有便願盡出  
示教四五年前曾托貴門人延安高捷呈上浙江通  
志宋元通鑑未知達否即因貴鄉王桂山學諭行謹  
托起居附謝前辱鄙人今年七十三老矣賴茲此志

如昔嗣圖續寄不次

寄冠惕齋

往歲令弟左顧獲奉珍翰知起居多社爲慰嗣後山  
川隔越無緣候問遂成寥絕鄙人今年七十三老矣  
百年光景能幾何時爲之歎惻頃因王桂山學諭顧  
我山中云將掌教貴邑因而思公不置俛仰今昔屈  
指交游如公道義家學淵源蓋不多得以是某雖忤  
時特辱相諒知已難逢詎敢忘哉謹附達鄙忱匆匆  
不能多述

寄平陽守劉驪峰

鄙人少學于涇野呂先生甚相知三十年後乃有關中之役而涇野先生不及見矣乙卯備數塲屋得易士十有五人而公與蕭靜菴遂居其二皆高陵名士殊爲慰忭撒棘之後正欲一叙此情而延綏有事不及會晤而去迄今十有八年鄙人退老林壑亦旣久矣屢聞名位德業時爲瞻企但山川限隔無緣一問候也即因貴治王桂山學諭行敬托起居平陽堯之故都其民勤儉朴實遺風猶在以執事爲之當必尚追隆古矣衰頹不次亮之

與蕭靜菴禮部

乙卯秦闡鄙人與諸司之後得易士十有五人撒棘之明日而延綬有事遂爾西去唯公與李魚巖獨遠顧鄜州殊荷高誼旣而鄜蘭谷奉使江南頻過寒居謂當時有甘肅之行故未及鄜州之見其意義之過厚寔與二公同也萍水相逢自是人間常事固不足論而知已難逢雖古人寔憐之今魚巖不知竟在何處而蘭谷則遠在滇南幸公在南宮乃鄙人舊游之地時一思之宛然如見茲因門人王乾元道端行特令候問起居道端困於場屋家貧年邁且未有子行將就教不堪遠行未知近年本省事例今尚行否倘

未盡革願指示之

寄閻月川

節辱手書仰荷高誼真當於古人中求之未嘗一日  
不在念也但公出宰漢中山川限隔魚鴈沉絕無緣  
一候起居時時引領西望我心如結近得邸傳知補  
秋曹明刑弼教亦自足以行吾所學未必臺諫便如  
何也鄙人今年七十三老矣頗知自適往日事體諒  
公於人士間亦或得之總亦不必追論也頃因便役  
附此臨楮神馳統希早亮

答顧懷東

二三年來每擬特造吳中侯於門下而衰憊因循興發輒止徒倚丘園徘徊風昔海內交游已日漸零落只尺鄉邦如公氣味相同者真不多得登高東眺豈能一日忘情於公邪當此春晝忽辱使翰兼以嘉製侑以珍果仰公至意寔彼此同也無任慰藉自惟鄙人虛度此生爲世贅物日用飲食無以消受閒中妄意著述總不成章朋友過憐旋付梓人工完之日當一一請教也先此附謝蚤晚更圖候見傾倒

答王西華副憲

往歲武林獲瞻道範冀得親就以資麗澤而人事倥

僂未罄請教之懷時已久忤當路尋致調遣放歸遂  
與公闊踈不及再一徃復倏忽已踰二紀鄙人今且  
七十有四老矣豐草長林日與樵牧爲伍雖或時有  
感發亦唯直寫胸臆固不敢預於作者之林也遠辱  
華劄珍幣賁及丘園捧誦展玩恍然再覲顏采而二  
刻所載不獨見我公一家之訓其爲世風者大矣承  
委宗祠記竊願附名但恐蕪陋之言不足以發揚盛  
美容當撰次呈覽令姪行草率附復千里馳神臨楮  
遐泝

答向明臺御史



客歲夏初辱枉顧山居忽復一期聞從者肅憲貞度  
寔竊慰忭雖瞻企之懷時在左右而未敢通使候問  
邇嵴嶮公撫巡敝地特過山居云與從者會于溧水  
備述垂念之情益知跡遠心邇固彼此同也頃承珍  
翰故舊之情相知之誼真切懇惻溢於言表此在古  
人中亦不一二見居今之世非公其孰有此哉嵴嶮  
公傳云尊體過勞少睡宜亦暫爲安息要之天下事  
固非時日之所能盡辦也諒高明自能珍攝亦無用  
鄙言之贅矣臨楮拳拳神與俱往

答劉驪峰憲副

陽谷公至獲拜珍翰亟啓捧誦備悉高誼雅情二十  
年之懷數千里之隔恍然如侍左右曷勝慰忭我公  
敷歷中外在有聲稱乃猶數任方握兵井陘井陘當  
燕趙之郊雄於河朔自公爲之韓魏公呂申公之勲  
業行將復見於此地而廟堂台鼎之司可以旦夕待  
矣弧矢之威大發於持滿之後此固理勢之必然者  
也鄙人雖老矣尚當拭目以俟千萬珍重以究所學  
鄙人山中無事慚負平生稍理殘編教子課孫聊以  
度日無足爲公道者前王學諭行遠旣已草率茲王  
使立侍取報又不能悉鄙衷也

答施龍岡太守

承索書院鄙作久已屬稿偶見嘉靖間吏部題疏勅諭甚嚴雖其意或有所專主而言論則汎及府司兼責撫按故一時書院更改甚多惟蘇常學道道南兩書院則如故耳旣而兵興改作乃出於有司倉卒之計若以祀典論之誠所當復建也今東吳書院雖不以學道爲名仍祀子游春臺君似亦有見故愚意於我公所建書院願再一商之未爲不授之基勿令後人有所更易則公興廢舉墜追先啓後自當未有譽於後世矣鄙人平生以拙直忤時而一念成人之美

爲人謀之忠則始終不忍自欺也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惟從者再思之

再答施太守

建立書院此我公盛舉也記文委及鄙人豈不欲附名不朽哉但事須周悉慮宜及遠而天下正經道理決須遵行不宜違越郡中昔有道南書院祀龜山以下諸公而一時宮室亦甚宏壯當時虛菴陳公集諸生之有志理學者講肄于其中蓋彬彬然興起矣旣陳公去後三十餘年日漸荒落適兵事旋興而有司右干戈而左禮樂遂改爲兵道此其人何足追論幸

我公至乃有復建之舉正區區前所謂興廢舉墜也  
况增設號舍旋置學田豈非經久之計哉吾郡諸生  
未有恃賴此盖不必論矣但祀典誠有可議前書院  
廢墜而龜山諸賢功德關係吾郡者皆無以妥神有  
志者尚以爲興復有期今公旣大建書院而諸賢仍  
無所棲止然則後人將當別議乎抑遂祀之於此乎  
我先師孔子之祀在士庶之家不妨私祀若以公祀  
論之則自有兩京國學天下府州縣學太牢少牢樂  
舞佾數俱有定制茲公官居二千石即古之大諸侯  
也已主一郡先師之祀矣乃復祀於此揆之祭義則

既無謂而質之祭統祭法反似煩瀆且七十二子自  
顏曾思孟之外一無所預遂及周程張朱則於從祀  
廟庭者所遺尚多也公以記文見委而鄙人屬筆之  
時漸覺窒礙遂深思而得其故誠陽明所謂良知之  
不能昧矣書院事例在嘉靖間有行吏禮二部已著  
爲令近時撫按諸公偶亦未之思耳翰諭山東臨清  
諸處近日有建書院者若處之不甚周悉儻後有其  
人安知不爲前日之九華新泉諸書院耶茲鄙意管  
見惟欲公仍祀道南書院諸賢則今之建立名義俱  
正自廟堂以至於閭井皆無異議而法典禮制俱無

違越公之令名豈不昭垂於後哉儻賜垂允則旂雖  
不文卽願附名矣恃愛直致無任惶悚